写在前边的话：

这篇文章烂尾好久，写文章其实是需要时间和心情的，写一篇想有一点情节，不烂肉的文章更是如此。% O9 l' b& P- e( G1 \_) U/ k

看到最近论坛中的发起的关于文章喜好的讨论，真的是感觉很无聊。+ {- e/ }7 G; L0 t3 \_1 }6 X. w

6 N; x- b( K- U\* J

不管是什么形式，最终都一样不过是获得了女性的身体或者是外形，最重要的是剧情发展能吸引人。没有剧情，捡到一个道具就能附身或者交换，然后啪啪啪，有意思么？   这样的文章相信大多数人都读烂了。" N- z1 @+ t) L& T2 |, m8 u

所以最重要的压根不是什么皮物或者什么东西，还是剧情。至于评论的多少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，作者在写文章的时候，已经获得了内心的愉悦。别人的评价，锦上添花而已。对于愿意写一些自己喜爱的情节的作者来说，和那些翻译大拿们，他们在创作的过程中，就已经很开心了。; z\* E, v1 O" w3 Z

如果你只是看到人家喜欢什么样的文章，去迎合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呢？论坛也不会给你发迎合奖或者是工资。( C) ]  s\* j6 y[一次购买，终身免费更新，缺失章节等，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^4小时在线客服QQ&%646208907以及备@用#QQ2775269676]

- |\* j4 ]1 S$ o8 W4 Q4 k# W+ g

**你喜欢的题材，论坛上少，那要么你可以自己多写，要么你大可以以一种圆润的方式，团成一团，离开，谢谢。6 Y' X0 [0 Z4 D4 b3 h7 L**

**与其做为一个妖孽在这里兴风作浪，何不成为一个大神受人景仰呢？**

**而管理员和各路神仙，也请不要再纠结了。    强烈建议版主删除这种无谓的讨论的帖子，不和谐的东西，要之何益。**) \+ q6 p: w- v8 l; x8 E2 `6 l

  ?( n: \6 p2 I/ s$ h, z2 M; l# o2 `

顺带，说明一下，这个文章，前期是写的交换，讲利比亚前领导人，通过交换的方式，在帝国主义对利比亚的颠覆中存活下来。后期，如果不变换情节，那也就只剩下肉文了，没有新的剧情冲突，也就没啥意思了。所以在开始的构思中，后期就会通过美色来俘虏新政府的领袖，然后通过皮物和催眠，成功的控制新的政府领袖，从而达到控制国家的目的。新政府领袖不是一直要在皮物中，只是会沉迷在皮物和SM中，所以人前继续作为傀儡领导国家，人后成为卡老头控制的皮物奴虏。

/ e6 }; y& h% O7 B

所以我前期写的是交换文，我也没觉得一定要每天32个赞才能继续往下写。后期转成皮物加SM和催眠元素，也是为了剧情能够更好发展的需要。

又有什么关系呢？    有空在那里吵架抱怨别人不写你喜欢的题材，何不坐下来把你喜欢的类型题材发扬光大呢？# P$ I2 e+ b+ D7 q' F

- L% x8 b7 H, H# q+ l' A8 t

' d$ Z/ y2 T2 l+ R

~~~~~~~~~~~~~~~~~~偶是邪恶的分割线，要分割你的性别和人生~~~~~~~~~~~~~~~~~

卡扎菲的秘密葬礼 18  苏尔特沦陷 & 玫瑰战争0 E% H- Q0 m/ Y\* D# e( v/ r" U8 q

- a2 L$ O9 [& v

    秘室角落里，更是一个巨大的柜子，足足占满了一面墙。莎莎打开柜门，赫然是各式的漆皮、乳胶服装，各种SM用具。看得我面红耳赤，莎莎看见我的表情，则在旁边嘿嘿地淫笑，更是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我赶紧从这秘室中撤了出来。莎莎随后也跟了出来，掩上了门。

    忽然听到城中响起震耳欲聋的枪声，远处不少信号弹升向空中，我和莎莎面面相觑，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这么多天过去了，反对派应该早就控制了大部分的河山，而且这几天的新闻中，反对派已经在攻打苏尔特了，让我甚是担心我的忠诚的爱将维扎德的安危。所以不可能有我的余部还能够攻到首都的黎波里，更不可能还制造出这么庞大的攻势。# A+ L1 H, V$ `5 A; B- ^( A

    莎莎牵着我赶紧回到正屋之中，然后他准备换上正装出门去探视一下。我嘱咐他千万小心，然后打开了电视，听到了正在播报的新闻，莎莎立马停住了，坐到我旁边搂住我一起盯着电视中的画面。

; V; c5 I- R1 ?9 I0 c5 |

    原来是苏尔特被攻陷了，反对派找到了卡扎菲，并在交战中击毙。刚刚的枪声和信号弹，原来是首都反贼们在庆祝和狂欢。

    电视画面上那个我，赤裸的上半身，遍是血迹，头部显然也遭受了创伤，紧闭的双目永远了失去了曾经有过的锋芒。7 P( `\* p2 Z) K) F9 x3 ?

    无边的悲伤瞬间笼罩了我，我知道，一个朝代过去了，那个属于卡扎菲的时代，永远也不会回来了。  c1 ^. X" B4 C5 \# \( Q0 f& \

    莎莎轻轻用嘴吻去我眼角的泪花，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我好。

    我怔怔地看着莎莎，看着这个有着卡奈尔丈夫扎伊德面孔的人，这个人现在是我在这个熟悉而陌生的国家，唯一的依靠了。

    就在卡奈尔的柔弱即将淹没我的雄心壮志之际，心底忽然升起一丝不甘。4 e' z+ y! m" g0 Y% \- p& t

    我咬着娇艳的红唇说，莎莎，不能让卡奈尔白白牺牲了。他们今天对我做的一切，我都要变本加利地还给他们！

    莎莎递过来一杯红酒，让我平复了一下情绪。我们又仔细看了一下屏幕中不断循环着的新闻，知道了反对派功入苏尔特的始末。$ L4 t9 W7 Q% D- X' S# o! F

    坚守了近一周后，反对派已经攻入苏尔特城中，街头枪战接近尾声，反对派对全城展开了地毯般的搜索，不生擒或者杀死卡扎菲，反对派始终寝食难安。知道叛军已经开始搜索苏尔特大学后，维扎德带着几名亲卫和剩下的几名女保镖，转移进了学校地下工厂，并把昏迷状态的“卡扎菲”和“莎菲娅”置放到一处废弃的排水道，所有人象冬眠一样潜伏起来，尽量拖延着战争的进程。2 y" j+ {) J7 l/ H4 c8 g' h5 M( }

    10月20号，不提防有一个亲卫终于熬不住了，偷偷溜了出去，带来了反对派士兵。忠心的亲卫和女保镖们，与反对派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，最后全部牺牲，不过也击毙了这股反对派搜索小队的大部分人。最后几个叛军终于在排水道发现了昏迷的“卡扎菲”和“莎菲娅”，不免上去一顿拳打脚踢，却发现两人没有太多反应，于是搬来一桶冷水对着二人浇上去。有着我的身体的卡奈尔可能被这刺激惊醒了，然后她很快就明白了处境，想说话，却因为麻木太久什么也说不出来，沮丧得哭了起来，然后艰难地做出求饶的手势。突然角落处枪声再次响起，原来是维扎德打退反对派一波攻势后，肩部被射伤，于是干脆躺在地上装死，他知道绝对不能让卡奈尔落入反对派手里，所以等到这几个叛军全部围着卡扎菲的时候，起身射击，把愤怒的子弹全部倾泻过去。中弹的叛军也举枪还击，最终全部倒地。而卡奈尔（卡扎菲）也头部中枪，魂飞魄散。

    听到枪声，更多的叛军赶了过来，发现卡扎菲的尸体，不禁欢呼雀跃，立马抬了出来示众。而可怜的扎伊德还在莎菲娅的身体中昏迷不醒，更是被这些兴奋的叛军做为疯狂地发泄对象，活活给蹂躏至死，再也没能够醒来。5 {' R! f& N4 b7 Y$ {\* }

    卡奈尔，维扎德，扎伊德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！

    只是有些迷惘。我再没有枪炮，再没有军队，我要如何去收复我失去的河山？

    莎莎知道我在想什么，抚摸着我的肩头，说，上校，你还有卡奈尔的身体。2 q" w6 A0 {" [. \# p, x1 }# `

    卡奈尔的身体？ 我站起身，缓缓走到落地镜前，解开睡袍，任丝质的睡袍滑落在脚边。/ f/ T# y) o& O9 v

    镜子中的胴体，冰清玉洁，闪耀着神圣的光辉。而那冷艳的眼中，分明闪烁的是一个军人的灵魂。

    是的，我要发起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，但是不要让这些狗日的帝国主义，再伤害我无辜的平民！6 r% v, M: a! }8 t& \_) v3 {7 z# a

" q4 \_8 \/ T$ a# q4 r

    卡扎菲尸体被发现，让战争很快得到终结，尸体运回了首都，关于下葬地点，过渡委员会也是争论了很久，最后宣布，为了防止我的信徒在我的墓地聚集并闹事，所以秘密将我的尸体运往沙漠深处，埋葬在无人能够找到的地方。

    这是一场秘密的葬礼，知情人极少极少，而我利用卡奈尔的魅力和这卡扎菲义女的身份，最终还是得知了下葬的征程。莎莎花了大价钱，把我的尸体买了回来，在庄园的地下酒窖中，用巨大的冰柜冷藏了起来。$ L$ a1 C( v& Q) o

    是的，我希望在我的玫瑰战争结束后，终有一天，我能够重新回到我原来的身体，再次面对我的臣民。

1 N3 K# p+ Z3 j; ^

    首都的黎波里，也渐渐恢复了平静。人们开始毁掉各种有我的头像的标志物，开始了重建。  m" \_; |1 n4 O& C5 T4 c

    而过渡委员会，也开始紧锣密鼓地开始准备新的政府的建设，各种势力都开始酝酿这一轮新的权力的竞争。

    全民公投，将于1个月之后进行。而作为前财政部长的卡奈尔，也高调复出，宣布将会角逐新临时政府总理职位。

    对于这些上层人玩的政治游戏，民众倒并不是十分在意，他们更关心的是，是不是能够过上衣食饱暖的正常生活，在那些充满谎言的那些政客中，这样一位美丽而亲民的前财政部长的出现，无疑让从战火中慢慢平静下来的民众，觉得分外的亲切和放心，而她眼中那抹坚毅，更让人相信，她就是那个将带领百姓走出困境的女神。+ E+ t\* k\* ?2 G; U4 P( Y

    玫瑰战争已经开始了，我也无法再躺在莎莎的怀里享受小女人的安逸生活。每天把自己打扮得精致干练又美丽动人，已经成了一种习惯。而且我还大量通过视频学习西方政客们那些百玩不厌的政治手段，学习怎么在所谓的民主的框架中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。奥巴马，这个我最恨的人，如今却是我学习的榜样。

    每天晚上，莎莎仍然会陪我操练玉女心经，有时，我会把他假想成我的那些敌人，我要用我的神器，把他们榨干。这些恶棍，不管你们在世人面前怎么样人五人六，姐以后一定要让你们泄得很有节奏！ 这也成了我忍辱负重时期，唯一的慰藉。不得不说，我现在也越来越爱上这副助我躲这次劫难的玉体了，越来越爱上这种欲仙欲死的快感了。有时，我在莎莎这扎伊德强壮的身体上驰骋的时候，在欲望的深处，会觉得很迷惑。我真的还要回到我冰柜中那副衰老，冰冷的身体中去么？3 u  D$ p, R5 W% h0 T